

歷史空間

獨門秘笈是獨身

劉誠龍

與客茶館小酌，東扯葫蘆西扯葉，亂扯，扯到一個問題上：中國古代有無女性公務員？有多少女公務員？我發現了一個問題：咱們女性要麼不當官，當就當蠻大的官，比如武則天，比如西太后；客發現一個問題：古代女性當官，都是獨身的，比如武則天，比如西太后。

說武則天與慈禧太后是獨身，有點勉強，所謂獨身，是終身沒結過婚的吧。西太后有多少性夥伴？這是國家機密，我們曉得的，她是結過一次婚的；武則天最少結了兩次婚。我說她倆後來當官，不能算獨身，只能說寡居；客點頭稱是，推翻了自我結論；其實客之所道，立論是對的，只是例子不全對；女皇與代理女皇之外，真正算得上古代女性公務員的，恐怕上官昭容是獨一個，恰是獨身的。

上官昭容，知道的比較少，上官婉兒兒，曉得的就多了，其實是一個人，「上官昭容，名婉兒，西台侍郎儀之孫也。天生上官婉兒兒，是生她來做官的，據說她父親與母親轉傳宗接代事，累了，倒頭就睡，睡夢中，她母親夢見有人拿了一桿秤，來稱量：『鄭方妊，夢巨人界大稱曰：『持此稱量天下。』』上官婉兒兒說話早，滿月那天，她母親回想那夢，拍其屁屁，『稱量者豈爾邪？』神人說來稱量天下的，說的是你吧？『輒啞然應』，其啞啞呀呀說『是』。

上官婉兒兒聰明，不是神話。14歲這年齡，一般在讀初中，神童再神，也不過是讀少兒科大，上官婉兒兒，卻已是公務員，而且一起步則高階，道高者說是宰相，少說也相當於中央辦公廳秘書長副秘書長角色了。這裡，諸位不要有罪推定，女性陞遷那快，還不是女性有秘密通道？14歲女孩子能領工資了，還不是官二代？其他人可能如此，但她不是，這真是她有才氣。他爹他爺確是當官的，只是爺二代當官，沒給她帶福氣，倒給她帶災禍；他爹他爺曾參與一場政治鬥爭，「父庭芝，與僕同被誅」，其時她是遺腹子，逃過一劫，「婉兒時在襁褓，隨母配入掖庭」，隨其母親到後宮，母親給妃子們幹些洗衣洗內褲的活計。

上官婉兒兒如此年輕女幹部，當上大官，是

她有這水平：「及長，有文詞，明習吏事。則天時，婉兒忤旨當誅，則天惜其才不殺。」上官婉兒兒寫過很多詩詞，其佳處不減男人大作家，「漢家婕妤唐昭容，工詩能賦千載同，自言才藝是天真，不服丈夫勝婦人」，頌的就是其才氣；政敵唐玄宗，是殺她的殺手，後來也「令收其詩筆，撰成文集二十卷，令張說為之序」，這是後話，不提。在這裡提這麼一事，只是用來佐證上官婉兒兒是憑本事吃飯的，讓其政敵都不能不服。

據說上官婉兒兒有過愛情。她跟母親在宮裡，宮苑深深，其他男性都見不着，見得到的是皇二代。上官婉兒14歲，在武則天辦公室起草文件，常常見的，是太子李賢，上官婉兒既是才女，又是美女，一個是少男鍾情，一個是少女懷春，眉目交接，春來愛情生：「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，露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，欲奏江南曲，貪封北書，書中無別意，唯恨久離居。」情思款款，十分纏綿，上官婉兒這詩，據說就是寫給李賢的；可惜，李賢想當皇帝，她娘也想當皇帝，皇帝只能有一個，他們不過老娘，李賢被武則天廢去太子位。而廢位詔書，不是別人寫的，恰是上官婉兒手筆。大家單說法不容情，哪曉得官更是不容情的。官場殘酷，十四五歲的上官婉兒兒，早領略了。

上官婉兒兒能當大官，才能是因，但有才能的，何止她？「漢家婕妤唐昭容」，班婕妤何以當不了官？李清照才不在上官婉兒兒之下吧，也不過是當家庭主婦，過些寫寫詩、喝喝茶與打打麻將小賭怡神的小資生活。除了才能外，推想來，上官婉兒兒終身未嫁，也是其能在官場步步高必要條件之一吧。

「梅教夫婿覓封侯」，封了侯，那是沒多少空閒來陪老婆的。官場事多，事雜，事煩，尤其是像上官婉兒兒，處於辦公室位置上，八方日來奏，四面經常告急，要在如此位置上幹好，不消說要加班加點的，「樂無靡曼，衣必汗濯，珠璣不珍，填籍為寶。故能誠切一室，功宣兩朝。」一個七品縣級府上，寫材料都是寫作組，上官婉兒兒這級，以前都是帝國文壇幾位十幾位高手組成秘書局與研究室的，到了上官婉兒兒，卻是一人幹多人活，「自聖曆以後，百司表奏，多令參決。中宗即位，又令專掌制命」，文件堆得如山高，寫材料做批示，哪有時間顧得了家？若非獨身，到了下班時候，老公電話打來：家裡沒飯飯；晚上加班班，老公喊：我洗完澡了，我要睡了。公事還做得下去？沒嫁人，沒人拖後腿。上官婉兒兒官升得那高，政績幹得那好（武則天當國期間，文治武功，軍功章有她小半，「此其力也」），獨身故也。

獨身者，可以說她沒家庭，但不能說她沒愛情，可以說她沒愛情，但不能說她沒性情。獨身者另有優勢是，沒老婆，人人是其老婆；沒老公，也人人是其老公。別看我們說她不錯，其實在史上，形象不是蠻好。上官婉兒兒是武則天機要秘書，因無家庭拖累，白天呆在武則天身邊，夜裡也不離武則天左右，據說武則天與情人張昌宗嘲風弄月，不迴避上官婉兒兒的，見着這等事，少女情竇已開何以自禁得住？她做了第三者插足。女性最怕女性獨身



上官婉兒兒

網上圖片

者，據說武則天看到了那場面，抓起身邊物，狠扔過去，破了其相，正史裡說是「婉兒忤旨當誅」，野史裡卻說是其她小三插足，挨了打。

武則天要打造武家天下，其用人是武家小圈子，上官婉兒明瞭其中關鍵，她是百般曲護武家人的，「婉兒通武三思，故詔書推右武氏，抑唐家」，上官婉兒與武三思關係非一般，證據沒有，外面議論得厲害；為護武三思位置穩，她還常常組織搞POSE，「引武三思入宮中，升御床，與後雙陸，帝為點籌，以為歡笑，醜聲日聞於外。」說的是上官婉兒兒將武三思引到皇后床鋪裡，三人一起鬥地主，皇帝在旁邊坐看，用牙籤給的，給其計數。開的是賓館，玩的是床上，由不得人不住往虛處想。官場是不乾淨的，男性把持官場，女性當官尤要男性扶。上官婉兒兒比較特殊，她好像不要男領導來提拔（其他女性要陞官，沒這條件了），她本身級位高；她不要男領導提拔，最少評議投票時，她要男領導給投票吧。

上官婉兒兒獨身，沒誰給她限制，官場生活因此浪漫。秘書長角色活動多，旅遊考察啊，晚會茶話會啊，飯局酒局啊，都要參加，比如她曾經組織過沈佺期與宋之問詩歌擂台，至今為人所樂道，這些活動辦得有政績，既有女性領導親和力因素在，也有獨身女幹部優勢在，「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，邪人穢夫爭候門下，肆狎暱」，上官婉兒若非獨身，哪能「肆狎暱」，那可能男女幹部卡拉OK賽得好好的，她老公闖了進來掀桌子砸場子，場面多弄幾回，上官婉兒當官前途就容易被老公「漿」住了，沒那麼順當。上官婉兒升位既沒用銀子，也沒用身子，其成功不可複製（其他人複製應是多的），但她陞官後，沒用銀子籠絡幹部，卻以身子弄小圈子（很多女性確走這條做官路線圖），比如她「與崔湜亂」，把崔拉進圈子，「遂引知政事」。

荷爾蒙過剩的官場不好混，上官婉兒兒有幾次政治危機到要殺頭，都被她化解了，最後一次沒逃脫，唐玄宗李隆基搞政變，殺進宮來，有人求別殺才女，李隆基不肯：「此婢妖淫，瀆亂宮闈，怎可輕恕？」好像是上官婉兒兒男女作風問題，其實是她舉薦一把手非李隆基，是政治站隊錯，非關幹部作風亂。以作風入罪殺上官婉兒兒，是李隆基講政治，會館罪。

生活點滴

蕭繼剛

何處覓故鄉

故鄉曾是心中朝思暮想的地方，故鄉更是心中永遠的精神家園。有一年，我在北方呆了半年多，從深秋呆到第二年的暮春。那時，對故鄉真是想得發命。每天忙完事情後，躺在床上，滿腦子便是故鄉的情景，是爸爸、媽媽和妹妹的身影（那時還沒有結婚），是故鄉的田園、沙洲、秋天飛舞的蘆花；是一江春水，是岸邊滿目金黃的油菜花；是媽媽做的可口的飯菜。

而在這個陌生的城市，舉目無親，我只是在這裡短暫工作，是它一個匆匆的過客，它不可能對我的精神產生大的影響。在星期天休息的時候，我喜歡獨自到這個城市的郊外去，看北方的冬天，看看皚皚白雪中挺立的白樺林。當冬日稀缺的陽光照在白樺林上，照在沒有被白雪覆蓋的地方，那一地的衰草斜陽，顯得大地是那樣神秘、寂寥，而又讓人感到寂寞。當我望到南方的鳥兒已經開始飛回北方，我想我也應該回到故鄉了。我抓緊時間做完了事情，終於可以提前半個月回到故鄉。

當時，我出差的北方那座城市才剛剛有點春天的氣息，當我回到故鄉時，故鄉已是百花吐艷，姹紫嫣紅。我只離開故鄉半年多，心中卻覺得好像是度過了漫長的幾個世紀，當離家的腳步越來越近時，我彷彿聽到了自己心中咚咚的心跳，我才理解為甚麼古人總有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」的感覺。那是唐代詩人宋之問的詩：《渡漢江》，就是在我家鄉襄陽時寫的，他從嶺南放逐後，將回到故鄉山西汾州，在路過襄陽漢江時寫下了這首思鄉悲切的詩歌。

當跨進家門的那一刻，爸爸、媽媽和妹妹見到我後，欣喜極了。和他們說了一上午話後，我就衝出門，我要吃許久沒吃的襄陽牛肉麵、炸麵窩；喝甜甜的嫩黃酒，彷彿只有這樣，才能把我心中思鄉的情意表達出來。後來一連幾天早晨，我都在外面吃上一碗牛肉麵、一個炸麵窩，然後再喝一碗甜甜的嫩黃酒，就在襄陽城裡閒逛，或跑到漢江邊，讓江風吹拂，任思緒放飛。

那時，費翔演唱的歌曲《故鄉的雲》剛剛流行：「天邊飄過故鄉的雲，它不停的向我召喚，當身邊的微風輕輕吹起，有個聲音在對我呼喚，歸來吧歸來吧，浪跡天涯的遊子。歸來吧歸來吧，別再四處飄泊……」這歌聲真是動人心魄，尤其是在外面工作的半年，每當聽到這首歌，心中總掀起波瀾。

是的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精神的故鄉，那是我們心靈中最純真，最神秘的地方。這精神的故鄉或是故鄉的一種小吃；或是故鄉的一種文化；或是故鄉的一棵樹，一朵花，一杯茶；抑或是故鄉親人的問候與父母的嘮叨。而與精神的故鄉聯繫最緊密的是土地，是田園，是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；是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」；是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……

後來，當我又一次離開故鄉，在外面生活了一年多後，回到故鄉，故鄉已經面目全非。我過去流連忘返的田野已經變成了工業區，這裡，再也看不到春天成片的油菜花，秋天茁壯的玉米地，這裡的鄂西北崗地上，已經是成片的廠房。

那是怎樣的悲哀與傷痛。過去，只要我走出家門不遠，這裡就有村莊，有綠樹，有雞鳴狗吠，有炊煙裊裊；夕陽下的農人，在叮嚀作響的牛鈴聲中荷鋤晚歸；春種夏耘，秋收冬藏；四季美景，四季牧歌。那是多美的鄉村圖畫呵！每當我寂寞了，厭煩了，我便來到工廠後面的田野上，那裡還有荷塘，還有一些蘆葦。從暮春到仲夏，從仲夏到深秋，那滿目的蓮葉與蓮花，那搖曳、飄飛的蘆葦與蘆花，曾帶給我多少夢境與幻想，快樂與慰藉。而現在，這些全都沒啦。

工業化與城市化真的那麼重要嗎？它真能給我們所有的人都帶來幸福和快樂嗎？



故鄉的味道——襄陽牛肉麵。網上圖片

風景優美的故鄉不僅能讓人賞心悅目，心曠神怡，風景優美的故鄉還是心中永遠的精神家園。而現在，這心靈的精神家園已經被破壞得百孔千瘡，慘不忍睹。我們到底要追求甚麼，得到甚麼？往哪裡走，向何處去？我們不知道，只有讓心靈的精神家園一天天枯萎、消失，而且我們卻無可奈何……

我要去的地方有一個美麗的名字——紅海灘，單憑這名字就足以讓人嚮往。紅海灘因為沙灘成片生長著一種紅色植物，遠望過去，沙灘一派紅色，因而得名。到達紅海灘時正值退大潮，於是那旺盛的紅色愈發顯得恣意起來，而漁船則安然地泊在海岸。我漫步在海灘，居然看不見海水的任何痕跡。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徹底的退潮。我順著退潮的海灘一直向前去。可無聊走多遠，我看見的仍是天地間一片蒼茫，灰濛濛的天宇之下依然是海灘。我很詫異，更執著地朝前走下去。恍惚間，時空轉換。就在剎那間，我突然固執地相信只要我一直走下去，我就能走到我的童年。我的童年在遙遠的海裡流浪，在浪尖蕩漾著。海水已經退得看不見蹤影，是彷彿早已遺忘的舊事卻湧湧而來。久遠的塵封回憶被我輕輕喚起，在蒼茫的天際間若隱若現。當我佇立成為一道風景，融進海灘和灰濛濛

來鴻 退潮物語

楊曄

楊曄

本欄談過的「林若寧+吳雨霏」（雞蛋愛石頭），其中平淡雅緻又布局精妙的高法，其實非常吻合吳雨霏主唱「非典型情歌」的整體感覺。而在數月前發表的吳雨霏《我本人》大碟，除了林夕親自操刀的〈我本人〉，林若寧同時貢獻了三首作品，分別是〈現在已經是夜深〉、〈海枯石爛〉和〈吳哥窟〉。前兩者大有亦舒小說的痕跡風味，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，就必定是《吳哥窟》的「第三者自白」。

根據觀察，香港流行歌詞創作從來不乏大膽破格的角度和寫法，近年連乾物女、電車男、毒男、戀物狂都有大有「你方唱罷我登場」之勢。可是「第三者」角色和「婚外情」的心路歷程，反倒較少得到大篇幅的刻劃。早年林振強就寫過大婆二奶對唱的〈意外還是愛〉（FACE TO FACE）、情婦自白〈你說是甜我說苦〉（劉美君）和晚近便要到數到李峻一〈阿二靚漢〉（壞曉輝）、黃偉文〈無人之境〉（陳奕迅）。至於林若寧在《吳哥窟》，則在香港流行詞壇已有講述的「第三者」／「婚外情」軌跡中另闢蹊徑，別出心裁地借用電影《花樣年華》的典故，深化了一段無法修成正果的軌外情。

王家衛的《花樣年華》未段，梁朝偉與張曼玉的情花不結果，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只能走到吳哥窟，把心聲悄悄地吐向洞壁之中，林若寧《吳哥窟》便發揮了「吳哥窟」被隱喻為「不能說的秘密」釋放之地的意蘊。李安說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，那麼，每個人心裡自然都有座「吳哥窟」。林若寧《吳哥窟》從女主角「小三」的回憶談起——「時間雙眼做場夢 問你 送我歸家有何用 難道你的她 無言地向你盡忠 望見你隱藏戒戒指便沉重 心聲安葬在岩洞 上帝四次三番再愚弄 聽得見我身邊風 難逃避你面孔 越要退出越向你生命移動」

吳哥窟

梁偉詩

「睜開雙眼做場夢」，甚至忍不住埋怨愛人「送我歸家有何用」，依然難以掙脫愛上有婦之夫的命運，只能歸咎上帝作弄並把感情「安葬在岩洞」。詞中更以「耳邊風」（即流言蜚語、別人的評議）來隱喻無法容許「婚外情」發生的主流社會道德觀。無奈愛情這回事，看似愈不應該、愈不可能發生便偏要發生，《吳哥窟》的首段結句相當畫龍點睛——「越要退出越向你生命移動」。

《吳哥窟》所以取名「吳哥窟」，自是早已把「不倫之戀」的結局揭露：最後兩人都把秘密都存留在心靈的「吳哥窟」，讓想法埋在沒人知道的地方。可是當中的痛苦折磨已足夠讓二人（甚至三人）遍體鱗傷——「難道我有勇氣與你在一起慶祝正日 難道你有勇氣反悔諾言你專一 兩個人多擠迫 難容納多一番秘密 捉不緊變得更加固執 不應該濫用名義 被你引誘多一個名字 身份遠 記憶深 浮塵瀟瀟覺悟寺 霧裡看花沒有發生任何事……原諒你太理性與我在一起要守秘密 原諒我太野性想這段情更深刻 兩個人一消失 謠言便得不到證實 只得幽暗的晚空記得」

在世俗的理解中，「第三者」自是無法與愛人慶祝節日的「正日」。節日如聖誕、春節、生日所喚起的，其實是親族間的一種倫理責任。林若寧在《吳哥窟》調動了「慶祝正日」的倫理指向，反觀出「第三者」暗無天日的感情生活，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，恰恰狠狠擊中「第三者」／「婚外情」最致命的痛苦根源。有趣的是，「浮塵瀟瀟覺悟寺 霧裡看花沒有發生任何事」、「謠言便得不到證實 只得幽暗的晚空記得」看似描述「婚外情」最終無疾而終，其實是與林夕經典《滾滾紅塵》的跨世紀互文呼應。林若寧在林夕的《林夕傳》曾首批《滾滾紅塵》的「或者這就是榮幸 令今生不愛我的人 子子孫孫流傳著 他與隱秘的我相愛的傳聞」，流露著又愛又恨的刻骨怨毒，令人動容。同樣借助電影橋段，同樣是談不容於世的感情關係，《吳哥窟》緊扣《滾滾紅塵》「情感永遠沒份份」、「擁抱盡頭是黑

詩情畫意

宋樹桐

登山

試着把自己放在山上 然後，再把心放在雲上 看一看目光能不能變得悠長 隨風飄來飄往 接着張開你的雙臂 看看能否把煩惱全部篩去 測一測胸懷是否那麼寬廣 讓心中盛滿陽光